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六十六

明　蜀人張岱著

何康王單唐吳危列傳

何真東莞人少英偉好儒又善擊劍為元淡水場管勾元亂棄官歸以義兵保鄉里其邑人王成陳仲玉作賊真請於行省捕仲玉手擒之成砦守不下真與其家士圍成募能縛出者予鈔十千成家奴縛成出真解成縛與之坐而問之曰公柰何養虎自害因語

奴作賊合縛不應出而即予成奴十千鈔趣具鍰畢載奴行烹廣市中使其妻炊而呼曰四境之內有如奴縛主者視此刑也於是邑人皆服循吏二州共歸之惠州將貪暴患人迎真為守南海民邵宗愚陷廣州守將何深死之真率將較復其城號令明肅廣人大悅元累進真官為江西福建行中書省左丞頃之宗愚復叛真禦之踰十月其部將與賊通城復陷真率惠州所部至廣、民悉應復克之轉右丞是時元

亂無象南北阻絕真益練兵保障開署求士聘南海孫蕡王佐掌書記中原知名之士如江右顏子中茶陵劉三吾建安張智皆往依之或言於真曰以子之才即不並驅中原豈不可為漢尉佗真執而戮之曰吾俟真主耳 太祖既有天下征南將軍永忠率舟師下廣永忠在閩中則先馳書諭真至潮真遣人上印章籍所部奉表詣降永忠送至京師 太祖大悅詔曰元綱解紐天下瓜分朕除殘去暴十有四年適

者遣將四征所向克捷思昔豪傑之士保境安民以待有德若竇融李勣角立群雄間非真主不屈山漢唐名臣歎今未見爾真連數郡之衆不勞師旅先期来降又奚讓焉於戲爾實俊傑識時達變特遣驛召朕將錫爾名爵真得詔傳入朝賜文綺羅綾紗絹各百匹白金千兩將校皆賜有差侍膳内禁錫宴中書尋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時方國珍李思齊先後来歸皆授行省參政第與空名奉朝請而已　太祖獨

令真之官真兩為參政三為布政使所至威德並用
風行霆斷而一出于忠厚周慎謹畏是以 太祖委
之不疑先是奉命與其子貴入雲南開通驛道規集
芻粟遣還鄉收召其土豪從征得萬餘人皆稱旨既
還朝拜貴明威將軍指揮僉事真侄潤獮敬三人皆
拜官軍較數十人皆授官軍百戶真豐偉美鬚髯吐
音如鐘少時有相者曰公才兼文武霸王之器惜生
南方僻帶火色位不過封侯既貴其先塚常有紫氣

太祖之二十年列侯論功授封久矣　上念之曰吾
始有天下命將四征惟有降附不見義旗則尚負固
來歸之誠無過何真封真東莞伯賜鈔萬貫第京師
復官其第六子宏為尚寶司丞其明年使子崇襲爵
真少事母孝既貴建祠置田以奉祖禰立義田閒宗
墅嫁娶喪葬一如宋范仲淹故事儲蓄庫財周卹窮
匱在朝名士多與之游崇有文名與宏並坐藍黨除
貴六以學行著

康茂才蘄人元末結義兵保御里立功至都元帥高帝渡江時茂才力戰立寨天寧洲諸將以襄陽砲破茂才寨茂才奔至京口不能脫率兵二千來降頓首軍門曰前日之戰戮力爲主屢敗不振天數非人力令願歸死效尺寸 上喜得茂才立拜秦淮翼水軍元帥守龍灣敗馬馱沙克樅陽改營田使 上曰比兵亂失耕乏食特設此官命汝興水利高下旱澇時其蓄洩屯田大獲仍兼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

使友諒既破姑熟將窺建康　上密諭茂才曰有事
任汝能辦乎應曰惟命曰友諒且入寇吾欲速其来
汝與有舊可偽降約為內應陷之必矣茂才對曰家
有老閽舊事友諒令持書往必信茂才為書言　上
不足與有為兵弱地蹙四面勍敵僕委身圖附欲舊
叛不能倘大將軍分道遽進便當納款建康可唾手
得也友諒得書大喜問茂才安在曰守江東橋問橋
何為曰木橋遣閽者歸書答茂才余其日至橋所呼

老康公即我應內外夾擊功成官賞不爾吝茂才以
書上　上喜曰虜墮我彀中矣即命善長日夜易橋
鐵石友諒至見鐵石橋愕然又連呼老康不應遣視
營中廖馬赦旗四散落、益大驚曰老賊紿我語未
畢伏兵四起友諒狼狽走得脫擒殺將士數萬茂才
從破蘄黃戰鄱陽湖圍武昌有功陞副都護收湖南
敗吳巫子門戰尹山橋過蘇州軍其北門吳平進都
督同知又從征下齊魯關隴鎮河中節制太原諸城

再征漢中卒追封蘄國公謚武襄子鐸封蘄春侯年十歲入侍皇太子讀書大本堂金鑄蘄國武襄公五字牌賜之長督民墾田鳳陽征辰州捺平松疊諸州有功巡並海諸城從徐將軍征胡傅將軍征雲南皆有功卒于軍追封如其父謚忠愍子淵給充散騎舍人已而革冠服勒居山西卒子勝永樂二十二年宣德二年再乞嗣爵勝子永弘治七年援詔請嗣皆不許

王珝定遠人胆畧過人號雙刀王初結鄉里依三臺山樹柵相保丙申率部下來歸備宿衛克池州石埭婺源援元帥下蘭溪金華諸暨紹興援池州復太平攻武昌大戰鄱陽截擊禁江口平武昌還收廬江援安豐破襄陽安陸還取淮東克舊館湖州陞指揮使圍蘇州軍盤門士誠被圍久突出轉戰盤門欲奔常將軍分兵北濠截其後還兵與戰々良久未決常將軍樹珝指曰軍中皆稱爾猛將能為我取此乎珝即

馳鐵騎揮雙刀奮擊却敵常將軍乘之吳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澤甚衆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舁入城吳平征中原下山東河南北遂克元都保定中山進兵太原自河中渡取陝西兵至察罕惱兒及紅羅斷頭山進僉都府事討西番獲牛羊駝二十二萬班師洪武十二年封定遠侯十五年以征雲南功與世券後為副將征大寧東出遼東征哈吶出二十二年詔功臣還鄉二十七年卒

單安仁鳳陽人其先世以長厚名里中里人皆化之安仁少為府吏洗寬澤物元末兵亂集義旅捍禦鄉曲號青軍元授安仁樞密判官從鎮南王孛羅普化守揚州見諸豪角立歎曰此輩皆為人驅除耳真人之興氣色自別已鎮南王為長槍軍所逐　太祖方下金陵安仁聞　太祖所為曰此真是已遂率衆來附　太祖嘉悅授之官就以其軍守常州安仁事太祖忠謹勤勞敵不敢犯居歲餘選為提刑按察司

副使巡行淅東金華民有訟其邑丞受金者安仁詰之曰頗聞丞賢丞也奈何訐之即圖所受金短長方圓幾何既圖藏之後命諸證佐皆圖金圖人人殊即又詰之衆還自相顧遂抵訟者罪而淅東告訐之風衰一再遷中書左司郎中時江淮初定諸務棼亂安仁佐李善長參斷無滞 太祖益奇信之先安仁守常時其子叛常以應張士誠 太祖不疑也及士誠敗其子被擒 太祖付安仁自處之卒善遇安仁安

仁精敏多智時營建城闕宮殿脩朝享服御儀物廷

議皆推吳元年入爲將作司卿太祖即位陞工部

尚書領將作如故明年改兵部以老乞致仕賜田三

千畝牛七十角給尚書半祿養其終身再起山東行

省參知政事詣闕力辭而止洪武二十年八十五

卒遣官致祭賜賻鈔百錠

詹同婺源人名書字同文曰同高帝所賜也少穎

悟好學受易甘楚材學春秋於劉彭壽二人皆元世

名士學士虞集見之曰才子也元末舉茂才異等為郴州學正遇亂家黄州仕偽漢〻亡來歸時 帝方徵用荆楚名儒同薦黄岡人吳琳遂以同為國子博士而以琳為助教確商經義亹〻不倦同則讓琳才藻環麗琳讓同也其後並累遷吏部尚書迭視部事同繼擢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而琳以老致仕同每于 帝前講論占對 帝召同游應制未嘗不稱善也同侍 帝歷談古今旁稽物類偶及於竹

帝曰竹類亦多乎同對曰竹類殊繁晉戴凱之嘗譜至五十餘種大槩其色青其體圓惟吳越山中有方竹者四稜直上大有廉隅士大夫往往以為節杖帝曰有諸乎同對曰有之既退獲一條以獻　帝摩挲悅之御草方竹記一通記末美同人偉氣豪召至端門繕書賜之同抃躍將趨謝　帝咲曰卿頭童齒豁何以謝為同與宋濂脩大明日曆濂薦義烏人黃昶可贊編摩　帝召昶西苑中慰問良久復使見皇

子大本堂賜綺衣草屨他日　帝召同與劉基宋濂
益使閣同被酒還史館賦詩贈裀少刻復宣召右順
門　帝乘步輦至曰卿餘醒未解耶同對臣雖醉猶
能賦詩贈黃秀才　帝亟取觀之笑顧濂曰朕即和
同詩卿為書之書訖賜裀蓋一時翰林學士同與宋
濂吳沉樂韶鳳並有時名號詹吳樂宋而同濂被寵
矣同年七十不敢言去　帝念其老特命以翰林學
士承旨致仕官其子脊召入賜坐從容慰勞夜漏下

十刻勅內官扶掖還已出御製文賜之廷臣皆嘆其被遇　帝嘗謂同古人文章明道綜世二典三謨率明白易知孔明出師表何嘗一費雕刻至今誦之激發人意文士辭艱意近即過相如揚雄何裨邪同耿介請白終始一致子徽歷官左副都御史兼吏部尚書以才幹稱　上常命徽從懿文太子錄囚太子多所含徽必入之以語上　上怒太子太子坐病悸亮當其疾革時謂太孫曰死我者詹徽居一年藍玉坐

謀反　上使徽從太孫録玉、不服徽叱曰速吐實
毋徒株連人玉大呼徽即臣黨太孫曰有是哉捽徽
下先斷其手足戮之市中吳琳之致仕也　上常使
人陰察之使者至琳舍傍見一農人猻坐少間起拔
稻秧徐布於田貌甚端謹問曰此間有吳尚書者在
否農人斂手對曰琳是也使者還以聞　帝益重之
危素金谿人與其邑人曾子白朱夏並以文章名家
素厚重深中學問淵奧並長筆劄多識宋元事留心

史書元順帝初薦入朝歷十八仕至嶺北行中書省左丞為時名臣矣順帝末年白事丞相前極言無隱元丞相賀惟一曰君向寡言今何多也素曰時危恩重豈能默默素不敢畏丞相畏後世史官耳既棄官寓居房山者四年順帝北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承制起翰林學士承旨入朝信宿而明兵入大都素故與侍制黃㬂同邑少同學相約死㬂投死居賢坊井中從人午出之曰公小臣死社稷耶㬂曰齊太史

兄弟皆死彼不小臣哉午終不解覓舁還舍置酒肴使家人守之會大將軍下令勝國臣皆輸告身舁紿午取告身若欲輸官者午喜出沽酒慰藉及還勿見求之井浮屍矣素亦走所居報恩寺脫帽井傍兩手攖井口將下寺僧大梓與鄱陽除堯禮大呼曰公毋死公毋死公不居位四年矣信宿入都且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竟辭明兵入府藏垂及史庫素言鎮撫吳勉輩出之既與學士張以寧等謂大將

軍々門送至京　高帝以為翰林侍講學士而以宰
為侍讀學士時素年六十八矣命與宋濂同脩元史
頃之坐失朝免居一歲復之兼弘文館學士賜小車
免朝謁時備顧問論說經史　上冬日御外朝召素
與翰林學士濂侍讀學士同直學士經侍制禕起居
注觀琳列坐左右賜酒饌屢命盡觴內官承旨監勸
甚力酒終　上御製詩一章繫序于前命各以詩進
素成最後　上覽之曰危素老成有先憂之意他日

上御東閣側室素行簾外槖槖聞履聲上曰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朕謂文天祥也而乃爾監察御史著等劾素亡國之臣謫和含山爲余闕守廟踰年憂恨死石匱書曰蔡邕被收請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古人重史如此哉以身博史則畏史官者耶危素來歸首尾不三年竟卒謫所悲夫名亦不載元史是以記之

石匱書曰勝國諸臣之歸附者不一而太祖之待

之者亦不一何真王鄧單安仁之占星望氣投誠真王賓融李勣故不可及已而唐同吳琳隱跡家山被徵始出則又其次也若夫兵敗窮蹙轉展來歸如康茂才者　太祖輙心易之而至如可以無歸而軍門走謁如危素者蓋先已鄙薄之甚矣恩禮之衰實自取之矣悔哉追後　太祖縱言至當今英傑而首取必能屈之王保保　太祖之心已明示之天下矣

石匱書卷第六十七

明　蜀人張　岱著

嚴德明劉敬王敬列傳

嚴德明吳人洪武中拜左僉都御史視篆以疾求歸上怒黥其面謫戍南丹後得代還居郡樂橋布衣徒步宣德末年猶存有西軍以征調過吳暴苦民家德明奮拳毆之西軍訟於直指立逮至直指高坐跽德明聽訴德明曰老子亦曾在臺勾當公事頗不曉三

尺悍若此直指猶未解又曰老子於洪武時曾為臺長今都察院堂板所稱嚴德明是老子直指大驚急持起延問舊事歡洽竟日詰朝往謁之則已先期擔一囊走出徒空屋兩三間而已久之同鄉御史繆讓延教授李綺飲邀與席德明貧甚頂一帽已綻用褋布補綴綺為易之問曰老人犯何法而致黥德明曰從容述前事綺大驚拜請罪避下坐德明曰先時國法甚嚴吳中仕者鮮或全老子不食之碩菓也此破

帽豈易勝哉因北面拱手曰聖恩聖恩

劉敏肅寧人洪武三年以孝廉為中書吏暮以小車出龍江市蘆葦旦歸然後入蒞事率為常妻織席鬻以奉母人或瞰已遺以青磁一器縣於梁候其人復至堅却之及為楚相府録事值中書給没官女歸於文臣家咸勸其請納以事母固辭曰敏即貧何為恃此吾母不食矣十二年擢工部侍郎勤於其職尋改刑部讞獄明允出為徽州府同知卒於官

王徽寧海人氣剛有廉隅居家孝友好學家貧饑渴隨取杯水飲休、然若飫梁肉者讀書空舍中夜半隣女叩門其友欲納之獨厲聲不可女慚去同學少年飲酒嬉笑聞其步履輒起避之洪武中貢入京師時遣太學生分教北方徽得太原外官見秀才從京師來奔走伺氣息其分教者亦多傲奴視吏民徽獨以禮自約束如平時藩鎮主將苦其清介異己以計敗之召徽置婦人壁衣中酒酣散去徽獨見婦人狂

呼排闥得屍馬走脫有詔名諸生郡邑率學賂以塞
口敏獨無所受揖父老上車去後諸生賄敗敏獨免
拜御史例去再起為刑部司獄坐徵法輸作赦歸暴
疾卒

石匱書曰國初吏貪贓至一觔以上者剝皮揎草有
司公座至批故犯者皮為褥褥或六七層坐之心悸
用是官以不貪為戒三君子之持身肅括至勝以一
砒帽以為過分亦岌岌乎其言之已後世官無不貪

貪無不至巨萬而國法之亂亦無如崇禎末季遂使
闖賊入城文武吏拷之熨之猩猩喀血至喀盡乃死
得非　太祖之靈為之陰殛也耶

石匱書卷第六十五

明　蜀人張岱著

開國死事列傳

宋國興定遠人生而偉岸有膂力　高帝與陳埜先戰南臺兵幾殆國興年十八請為　帝出戰　帝壯之衣之白龍袍與遇春馳入陣先軍戰下勝秘執以為　高帝殺之　帝因從陳閩三去國興妻曹氏聞訃亦赴井死國興有弟晟永樂中封西寧侯石匱書

曰予讀國史宋國興佚焉西寧侯世恩爲予言其狀死　高帝盡國興儀賜其家衣白龍袍也蓋傍帶閙予方爲小較從提刀國興死與韓成何異帝怖紀信誑楚其人皆荆聶之儔而不得漢高祖一封當亦曰帝王自天授豈借一夫代其死命哉雖然自漢至今猶識紀信也其可不書耶

桑世傑無爲人少慷慨有大志元亂與廖俞等結水寨巢湖乙未納欵趙普勝嘗畢異志世傑洩其謀　帝

得歸和陽集商舟載勇士至黃墩攻敗普勝及蠻子海牙轉入和陽諸軍大集即攻破采石鱭魚洲鐵長官水砦取太平擒陳埜先拔鎮江陞秦淮翼元帥下金壇丹徒從圍常州攻寧國常州平陞判行樞院事取馬馱沙克大浦口江陰下太湖收宜興尋與諸將攻江陰石碑海寇欒瑞世傑奮戈躍馬陷陣死之進封永義侯侑享太廟子敬封徽先伯石匱書曰

高祖開天之將陣亡者七人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

胡大海耿再成趙德勝而桑世傑遂為死事之首英
雄草創　高祖未及成王而遽以死殉何諸將軍之
勇而決哉　高祖詔曰朕起臨濠濟大江以除禍亂
每念諸將相從戮力有捐軀建功未食其報者朕甚
痛之人誰無死若諸將軍生著忠勇死而廟食亦可
謂不朽矣得　高祖一言而諸將死乎不死乎
張德勝合肥人　高帝駐師和陽德勝與俞通海以
巢湖水軍來歸　帝大悅謂李善長曰方欲渡江之

舟楫而德勝至殆天助也從渡江與湯和擊破楚先
水軍又大破楚先子兆先於方山擒之與俞通海大
破漢將普勝于柵江營與徐達追斬漢將泰于潛山
從　高帝以水陸大軍禦漢友諒龍江從中大呼奮
擊大破之與徐達馮勝追及采石力戰死年三十三
德勝累功樞密院僉事至是追封蔡國公謚忠毅德
勝死時子宣幼　帝使其養子汪閭襲德勝姓龍其
職名之興祖興祖數從大將軍取漢伐吳平定中原

以功自拜都督同知賜還故姓既命鎮守大同兼晉王傅人告興祖罪使從傅友德伐蜀自贖至階文蜀平章丁世真據險拒戰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追封東勝侯當長拜神策衛指揮同知征散毛洞有功其後以軍務之雲南坐失彩段論戍金齒卒孫當有戰功石匱書曰傅虎故不得不急使虎既出押其嗚嗥必甚陳友諒得脫建康而邀之采石此失策也張蔡國不委肉虎口哉雖然博浪之椎擊之雖不中而

祖龍之魄則已奪矣
花雲懷遠人長身鐵面膂力絶人始謁　高祖臨濠
每戰輒克破懷遠虜其守將拔全椒襲走繆家寨
高祖之取滁也單騎前行卒遇賊數千顧後尚遠雲
獨身以鈹翼　高祖躍而哭賊大驚咭曰黑將軍從
克太平命宿衛左右從克集慶以管勾陞總管提兵
徇下鎮江諸縣過馬馱沙盜數百要遮逆戰雲行且
鬬二日夜多所擒殺授前部先鋒從拔常州授安遠

大将軍太平樞密院判命領兵三千以趨寧國道多
盜捜捕林莽沮淖中八日遇盜輒鬬或經其營壘斬
繫之得首級百而身未嘗中刀箭命還守太平漢人
圍太平雲與　高祖養子朱文遜以兵三千拒戰漢
無所得入乃乘漲泊巨舟城西南下尾傅堞緣登漢
得文遜殺之急縛雲雲亦奮躍大罵縛盡絕奪漢人
刀連殺數人漢人縛雲舟檣叢射之雲至死罵不輟
太平知府許瑗與院判王鼎皆死之當雲戰急時雲

妻郜氏抱其三歲兒煒拜于家先泣而屬家人曰城破死者吾夫吾夫死妾繼吾夫花氏之祧惟斯子也及雲擒郜氏自投於江其侍兒孫氏收瘞郜氏屍抱煒逃漢人虜之至九江漢軍中惡兒啼孫氏賣煒漁家漢敗孫氏歸瞯漁家兒尚在竊以渡江漢潰軍濟而爭舟捽之江得斷槎附入蘆穴之蘆中七日蘆中實蓮實可啗也夜半忽聞老父聲呼與同行問其姓曰雷叟送之　高祖前置兒於膝撫頂泣曰將種也

命賜雷曳衣忽不見躡之不得後五年追封雲東丘侯祠太平有司春秋祭煒長拜水軍指揮僉事 高祖教煒來草像衆尚以平生衣冠與郜氏合葬上元縣南贈郜氏貞烈夫人孫氏贈安人 許瑗擡上

許瑗江西樂平人讀書聰明強記至正中兩舉于鄉皆第一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戊戌 高祖駐兵婺州瑗以儒士進謁曰言于 高祖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豪傑才勇之士勢不能獨安夫有雄畧者

乃可以取雄才有奇識者然後能用奇士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難以成功 高祖曰今四方紛擾民困塗炭予用英雄有如飢渴也予惟保之無斁授博士留帷幄參謀議以太平股肱郡命為知府瑗至厲士卒脩城池撫黎庶庚子陳友諒率舟師攻太平瑗與守將花雲拒戰不敵城陷被縶瑗罵賊不屈與花雲同日死之 高祖嘉其忠追贈高陽郡侯立祠太平與雲並祠石匱書曰開天止一隅而花

將軍遂守睢陽之節與後死者更勝一等矣厥後侍
兒存嗣雷叟助靈　高帝之所以待其亂子者且不
及報功之典繇後言之不幾應此撫頂一經許瑗
城失身死不議以禳萓之法則又華之華矣
趙德勝濠人雖梧多力善運槊馬上年二十八為元
義兵長每戰探短兵前驅無旋之者西謁元歸德王
忙哥　太祖興于滁德勝聞妹在　太祖軍中乃棄
其妻去忙哥來歸　太祖喜賜是名為帳前先鋒從

取鐵佛岡攻三汊河下全椒援六合為流矢所中纍
創出戰遂攻羣盜於雞籠山直搗烏江下和州戰卻
陳埜先援板門砦擢總管先鋒奪牛渚攻蕪湖句容
分奇兵於方山營定金陵勝具疾力先登副徐大將
軍收京口下宣城轉戰毘陵復取廣德江陰狗海虞
蘇城皆下之略石埭擒漢將錢清等降其部曲授左副
元帥從取青陽銅陵守龍江閗大破敵征高郵晉統
兵元帥從破江州收黃梅臨瑞撫吉諸郡旋師取皖

城從　高祖征南昌取新淦視宗康泰叛佑大將軍討之城破礟傷左肩久乃瘳　高祖壯之晉僉樞密院協守南昌友諒以數十萬空國入寇勝將千人大開城門逆戰賊將操戈前勝一矢立殪之賊大驚引去旦日合圍友諒自督之攻益急城且壞勝先諸將殊死戰且戰且築城壞復完賊益生兵晝夜鼓聲不絕勝行堞至東門賊發蹶張弩中其腰膂即拔出深半尺有强拊髀嘆曰吾壯歲從軍傷矢石者屢矣未

有如此要害者命也奈何大丈夫死沙場上復何憾
顧未能從　主上掃清中原稍效馳驅以此恨恨耳
遂卒年三十有九軍中大臨　帝聞之痛悼不已追
封梁國公配享太廟肖像功臣祠第九謚武桓勝生
平未嘗讀書而沉鷙簡靜應變如神動與古名將合
剛直嚴肅衆一令下旗幟爲之改觀自從戎大小百
戰矢石不避竟以是終子猷即拜金吾將軍代領其
衆漢平護喪歸葬牛首山曾孫輔以功封武靖侯洪

武八年錄洪都死事為忠臣廟於豫章首德勝先後死漢凡十三人右副指揮使劉齊總軍元帥許圭右翼元帥朱潛戰吉安死左翼元帥副使牛海龍突圍中矢死樞密判官李繼先急戰撈死右副元帥趙國昭燒漢艦追者至拔橋死洪都知府葉琛江西行省都事葉思成死於宗泰者也臨江府同知趙天麟城陷死百戶徐明見誘戰墮阱被虜不降死千戶張子明代父行間紿漢死千戶張德山總管夏茂成銳關

死 張子明接上不必提起

張子明者元帥天祐子走建康告急重圍不得出乃詐遣軍士號捨命王者詣友諒營約出降緩其攻而加防守及期城上刀手愈肅友諒縛捨命王於城下斲劉之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夜從小水關突圍出夜行晝伏半月達石頭城 太祖問友諒兵若何子明對曰賊攻城不遺餘力矣但兵雖衂而戰死者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且師老糧匱援兵至立破

之矣　太祖曰若傳語諸將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
之子明還至湖口為漢邏卒所獲見友諒友諒解其
縛謂之曰若能誘城降富貴若子明佯應曰諾至城
下大呼曰我張大舍也已見　主上大軍旦夕至矣
諸將軍其努力固守友諒怒攢槊殺之石遺書曰趙
梁國中弩死洪都之圍亦岌岌乎幾潰矣微子明之
請兵則洪都必下微捨命王之誑漢則洪都必旦夕
下及論死事之人而捨命王死最慘功最大乃一有

盃一盂酒不之及朝廷卹贈大典在國初已曠曠若斯矣遑問後世哉

韓成者虹縣人也為帳前親兵　帝與友諒大戰鄱陽湖　帝所乘舟膠淺賊攻之甚急賊梟將張定邊將犯御舟一時諸將計無所出成進曰事急矣古人有誑楚以全其君者臣不敢愛死遂服　上袍冕對賊衆投水中賊衆歡呼萬歲戰稍懈而常遇春適至見勢急挽劲弓左右射射中定邊賊遂退及友諒平

卹死事　上謂中書省曰朕與友諒戰于鄱陽韓成
效忠致死朕念之不忘中書并列諸名上　上遂追
封韓成高陽侯為諸死事冠位第一宋貴京兆侯陳
兆先頴上侯李信隴西侯王勝太原侯丁普郎濟陽
侯張志雄清河侯李志高隴西侯昌文貴汝南侯余
昶下邳侯徐公輔東海侯劉義彭城侯陳弼潁川侯
程國勝安定伯王咬太原伯姜潤定遠子王鳳雞山
子俞明梁縣子常惟德懷遠子王德合肥子朱鼎合

肥子汪倩盱眙子王善先定遠子汪澤廬江子丁字舍山子逯德山汝陽子羅世榮隨縣子陳冲巢縣子裴彰定遠子常德勝壽春男鄭勇隨縣男袁華虹縣男史德勝定遠男王理五河男王仁舒城男曹信含山男立廟康郎山與祭者凡三十六人惟鄖陽侯丁普郎者死最烈普郎被十創死首已隕猶執兵立舟中若戰鬭狀石貫書曰紀信誑楚而不得一封高帝錄鄖陽死事而首服韓成其於漢德厚且遠矣然人

詿楚者有韓成而不知詿元者猶有宋國興搜隱表微而名乃獨佚則是同一紀信也式以封式不免于洴澼絖則拱所遇真有幸有不幸矣

胡深龍泉人通諸子百氏天官地志兵謀術數醫藥卜筮莫不精貫與劉基宋濂王禕葉琛相友善慨然欲自見於功名元亂閩浙間盜起深歎曰浙東地氣白禍將至矣集鄉兵寨湖山已處州民相挻為盜元將石抹宜孫善用士辟深參謀深以言令化諸盜盜

多鮮石抹宜孫辟為假元帥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兵以征婺深以獅子陣前戰為胡德濟所敗胡大海耿再成入處深從間道以四縣降曰所以如此欲免民於兵耳吳公聞深名召擢中書左司員外郎與論事未嘗不稱善也因使還招其故部曲從征漢江西江西平還親軍指揮使守吉安已而浙東苗軍李佑之賀仁德等據處叛命深復還處與平章邵榮燒處東門入之佑之自殺仁德被縛伏誅除浙東行

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捕逐山寇募勝兵兼茶権民屋便宜增賦而輕其租樞密院判官謝再興者公愛將也其長女妻公兄子文正以使守諸全再興有二部將私販杭公惡其泄陰事於周誅之召再興還以叅軍李夢庚代之已何則使還守之再興疑懼不安遂殺夢庚降周則反為周來犯東陽深從李文忠擊走之去諸全六十里並五指巖下度地城戍公聞再興叛方遣人城諸全比使至城已成則大喜已何周將

李伯昇大學其軍號二十萬以来城堅還引去公說賜深名馬深相劫方明善兵復平陽瑞安二縣攻其溫州克樂清公時問宋濂曰胡深何如人對曰文武才公曰是也浙東一障吾方賴之深覲以為吴王權王府參軍總制處州等翼如故曰閩浙平還君中書矣深數禦陳友定入犯浙東兵下其浦城崇安建陽三縣吳王使廣信衛指揮朱亮祖鉛山建昌右丞王溥孫杉關與深會討友定閩中友定將阮德柔守

建寧深與亮祖進攻視氣稜不利未敢戰亮祖欲急下趣之深不可適德柔夫錦江兵通陣後亮祖愈怒深緩戰深不得已進擊之破其二柵德柔悉銳圍深數重日暮深率精騎突出伏起馬蹶見執友定得深甚禮之深爲具道吳王仁聖相處動會元使至迫之殺遂巡害深初與石抹宜孫堅守浙東既知事去躍然自赴獻身實先爭酒酎耳執一指麾三軍志氣雄奮及與薦紳談論歙然布衣也入陪廟算出領鄉郡

恩恵在人死之曰莫不流涕子禎刻木具衣冠葬之
友定既誅　太祖使禎臠友定肉以祭而賜制曰故
參軍胡深竒資偉器文武並通創業之初歸朕金華
贊畫周旋恪恭乃職括蒼寇擾俾鎮義師東顧無憂
保釐多助兵備寇區倉皇捐棄朕甚哀憫茲七閩平
定渠魁釁鼓惜爾弗見是用旌爾勇烈行禄爾子俾
世厥宗可追封縉雲郡伯
胡大海泗虹人耿再成泗五河人也再成從

高帝克泗滁大海杖策自滁謁　帝一見語合為前鋒　高帝克和渡江撫拓江左二人者皆善戰力戰丁酉歲宣州降復叛大海與丁德興攻破復之而興御愈自績谿進攻徽擊敗元將八思爾不花追其萬戶訥於遂安元苗師楊完者以兵十萬來救大海前軍斬其部將才戊戌歲克嚴大敗遂安守將洪與李文忠擊敗楊完者攻徽舟師擒其將汪及升降其苗師員成蔣英劉震李福李佑之賀仁德與李文忠

取諸暨火九華山斛萬戶寨遷行樞密院判官、大海說鄧愈曰、蘭谿婺州右臂、於嚴爲近、公引兵下之、婺我有矣、愈從大海言、攻下蘭谿、進攻婺、不下 帝乃自征、則以耳成爲前鋒、大海見 帝客王宗顯帝曰、客何自來、曰烏江人、 帝喜客者婺鄉人使偵婺還報曰、婺將貳、可下也、 帝曰有之、守汝元將果貳、開東以納師 帝守宗顯陞大海僉事行樞密院事、使規取徽衢處紹興、而以王愷爲大海都事、民賦

軍器成屬復使再成爲行樞密院判官領兵西屯縉雲其明年再成與大海出軍樊嶺攻走處守將石抹宜孫石抹宜孫復來收其殘卒殺處元令曾封再成復擊敗之石抹宜孫死竹口其又明年漢友諒犯龍江帝命大海擣其信州牽制之大海遣裨將俊往王愷自衢馳告曰信州漢門戶也漢人傾國入寇守信重兵亡疑　主上固命公擣其信州牽制之公大將也不自出軍以偏人即師之血李吾衢處何大海

驚趨拜愷因自往戰靈溪敗之帝使大海子德濟守信又明年召大海還爲中書分省參知政事鎮婺如故陞愷左司郎中大海鎮婺威讋化孚振顛摩疲婺人大寧初苗師蔣英劉震李福李佑之賀仁德之降也李文忠寔受之因以英震屬婺佑之仁德屬處大海置英震麾下甚愛之英震與佑之有異志約日謀爲亂諸苗軍皆不忍曰胡參政待我素恩李福曰胡公信恩不殺王將則事不成因置酒八詠樓請大

海觀等方出門上馬蔣英袖鐵椎擊殺大海提大海首馬上併殺其子閑住而愷與總管高子玉皆遇害壬寅春二月七日也其日佑之仁德亦殺分省都事炎於廢再成聞變政飯客府中從席上提劍上馬迎罵曰俘虜奴何負汝汝反鈍吾劍耶佑之仁德前刺再成墜馬遂與元帥朱文綱知府王道同死之事聞贈大海柱國追封越國公配享晉卞壺廟再成追封高陽郡公亦廟祀之愷贈當塗縣男奕丹陽縣男李

文忠下杭、蔣英獲伏誅、帝使懸大海像市中、刺英血出臟腑以祭、洪武元年、大海再成並祭雞籠山、惶奕及李夢庚祔、既配享太廟、並賜謚、已與廖永安等並加贈改封、再成泗國公、大海子德濟、及再成子天錫皆為都指揮使、有戰功、大海長身鐵面、兩目煜煜、軍中夜望若夾燈然、既卒、諸軍若夢大海坐胡床指揮、若夜見火光滿野、洶洶若人馬聲、則輒大捷、生嘗語人曰、大海武人、不曉讀書、惟是三知以行六軍、知

不殺人知不火舍、知不略婦女再成行軍有節制軍出無犯人唯蹤者其守處也、勞來安輯、招伏翦濮廢以忘戰　王愷當塗人、常將軍帳下將擾市、愷執扶之、將歸泣言常將軍、將軍怒、召愷譙讓、愷曰、公　主上股肱也、而帳下將擾民、愷執扶之、公宜以為喜、誠不意公之然也、夫民者國本、紛爭之時、朝向暮指、公宜思之、炎者孫炎、句容人、跛而辯、詩酒自好、盡交當世豪傑、劉基章溢皆所辟舉、基與言、自謂不如也、炎守

處徒手無兵，直以口舌安反側，郡處之變也。佑之屬卒因炎，炎給卒：「我且降。」佑之知炎高自持許，當無降意，饋斗酒燭雁與訣。炎被帝所賜紫綺衣，拔劍割脰，大酌狠罵死。李夢庚故爲高帝掌軍簿書，使守諸暨。諸暨將再興以世軍懼誅殺之，以諸暨降張士誠。德濟乃從棨文忠復焉，與胡深去諸暨六十里城新城。帝悅，使守之。洪武初，德濟從大將軍達西征莊浪，失利，大將軍誅他將，而歸德濟於天子。天子

曰德濟守信州、復諸暨城、新城、有前功、得蒙赦、石匱書曰、兩武莊之自恃勇氣、竟中俘虜、蜂蠆之不可懷也、固也、孫炎、王愷、皆慷慨大夫也、然都不以苗獠爲意、而竟死其鷙也、尒火之蘗也、養虎肘腋、而變起倉皇、雖賁、獲、其能制哉、太祖召陳兆先之壯士五百人、環寢帳前、亦止可暫一爲之、蓋暫則致人、非致於人者也、

于光、都昌人、磊落有大志、元末起兵自保、乙未、徐輝

壽初起略湖口陷都昌閑光名急搜獲命為江東宣慰司陳友諒殺熹犍光乃輕騎謁　太祖於龍江　太祖大悅授行樞密院判從　帝征九江戰鄱陽降武昌皆與有功累官鷹揚衛指揮使從大將軍徐達搶張士誠下山東取汴梁克洛陝移守鞏州元將王保保屢引兵來攻光輒擊卻之敵兵不敢東向遂令諸郡兵圍安定州光急分兵援救兵少不能戰退三十里復與元別軍會光腹背受敵遂被執百計誘其

降不屈擁光行城下使誘蘭州降光呼曰我不幸被縛誓死不辱國爾輩堅守以俟大軍至勿為甘言所誘元兵大怒批其頰擁之去遂被害　帝聞悼惜遣祠部官祭以少牢奉其主配享功臣廟石遺書曰陳友諒弒主自立而于光即歸命　太祖謂非識時之俊傑乎後乃屢立戰功而一蹶於廊廡之手兵少不敵亦非戰之罪也至其城下一呼蘭州死守古人不惜死亦不輕死于光張子明皆以死存其城者也豈

不烈哉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五代本節度彦超後祖炎澤元石峽書院山長有學術父良玉為常山教諭讀書善辯深春秋母陳名貞通醫藥旦並浮屠老子書禕始生時炎澤夢五色芝産其家稍既長長身山立善古文辭與宗濂並受學於元學士黃溍為高弟與濂齊名順帝末上書數千言時宰嫌其切直格之歸隱青巖山占者蔡琦見之驚曰公異代人物也幸自愛李

文忠守金華用禕為儒士得見召署中書省掾　上
常稱子充而不名江西平禕進頌　上讀而善之曰
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
濂不如卿已授江西儒學提舉司校理奪情除侍禮
部兼引進使遷起居注轉同知南康府事　上將即
位召議禮忤旨降漳州府通判時　上用糾猛反元
政所從起兵諸郡天下既定租稅未盡減除禕至郡
具以忠厚寬大均徭簿賦言上　上嘉納之已何召

還與宋濂同脩元史嘗被賜梨漿他日在史館渴甚問謂濂曰何當得大官梨漿如昨日 上聞復往賜之書成授翰林待制同知誥勑坐失朝降國史院編脩三年使招諭吐蕃五年復使雲南諭降把匝剌瓦爾把匝剌瓦爾故元諸王子也封梁王禕至雲南示把匝剌瓦爾詔書把匝剌瓦爾與語而說之舍禕上舍其司徒達里麻叅政喻金閣皆延禕為上客會元有遺孽自立於漠北使其使脫脫至把匝剌瓦爾所

求逃兵把匹剌瓦爾不便指之匿禪於春登楊氏家意俟其去且議從禪降而脫〻知之既至遷問明使者來乎安在把匹剌瓦爾謝無有脫〻動色曰大王與舊君骨肉之親唇齒之勢也當死相守而誓相關今國已不救內靡義旗旋踵外竄以屬他人何面目耶即上馬行去把匹剌瓦爾畏脫〻強出禪見之脫脫怒欲按屠禪〻罵曰而之前王驢駱腥膻賤華而君祚幾百年足矣而嗣君僞德作怨民散盜起東裂

西崩不能障控　皇帝神明威武海內歸心登大寶於布衣取天下於羣盜爾孽不自村量尚欲熘跋燏然死灰三尺童豎知其無能為也公等區區尚嘵誰乎脫脫益怒欲殺之達里麻等從旁解曰王公才氣天下無雙且兵交使在著在前經公若不從遣之而已脫脫曰今日雖晏嬰銜命仲尼相禮吾亦欲斷其頭何知王公禕顧把匝剌瓦爾曰殺我甚利　皇帝朝聞夕視師矣遂見殺把匝剌瓦爾既不服洪武八

年復使刑部尚書吳雲往亦見殺乃使傳將軍征下之始禕遇害時達里麻相與殮而火瘞之顧莫寶其處及雲南平禕子紳入雲南行哭求禕骨轉人皆來觀滇土及與禕游者為紳稱說禕卒生及所以死狀乃知禕火瘞也而莫寶其處為主載之慟哭還 移上

吳雲者字友玄宜興人少善屬文以國子生仕元為翰林侍制洪武元年召授弘文館較書尋改渭南丞最擢刑部郎中遷磨勘司令五年拜刑部尚書遣議

青田洪洋事雲頗希旨坐基論死失　帝意出叅知
湖廣行中書八年坐事逮繫把匝剌瓦爾使鐵知院
者二十餘人至漠北我軍獲焉　太祖歸之出雲獄
中曰生為我與二十人入雲南說降之貰其罪與偕
行至沙塘口鐵知院相與謀吾屬奉使中道被執歸
則死矣不如刼雲易其書令為漠北使以復命皆曰
善因共特服〻雲〻曰狗奴吾服爾服耶二十人
者共殺雲也建文時紳言禕於朝得贈翰林學士謚

文節永樂革除人無敢稱者成化六年義烏丞劉傑以請乃贈翰林學士謚忠文而永樂中官雲子撒為交趾令請以傳舁雲歸葬貧不克歸旅殯於夏口弘治四年雲南巡撫王詔奏曰臣伏見元運迄終雲南遺孽游魂假息　高皇帝憐海内勞苦不及以兵遣翰林待制王禕風示意旨殘虜倨驁仗節而已久之再遣刑部尚書吳雲中道見劫亦隕厥命賜諡秩祭雲在先朝雖許歸葬仕其子撒竟坐家貧不克首丘

子孫湮微無人敘說臣竊歎之乞依唐祠張巡許遠故事蹤雲亞禕雖表兩人可勵千葉　孝宗可奏贈雲刑部尚書賜謚忠節與禕並祠雲南祠曰二忠嘉靖初以御史唐一泮言備表雲墓令有司歲時祭之

石匱書曰以天朝寵靈而二使臣竟不歸夜郎梁之倔強也固也獨惜子克之才不得以雍容侍從終耳友雲論清田幾於繞指而持節能不辱命桑榆之收詎可忽乎哉

濮英廬州人少以勇敢聞累功陞中軍都督僉事從馮勝征納哈出既降以英將騎兵三千為殿伏發英猝為所乘衆寡不敵遂見執英絕食不言乘間自剖腹死　太祖聞之悼惜追封金山侯謚忠襄濮真鳳陽人從高帝舉義以忠勇見幸渡江取姑熟定建康克宣歙池婺平江西浙閩征進中原河洛關陝皆與有功歷陞都督僉事洪武初征高麗被執高麗王愛其驍勇脅降之曰若降我當不失富貴真叱之曰我

天朝大將視爾夷君犬羊耳廼望我降耶高麗王怒欲加刃真乃罵曰夷虜爾害我〻主必滅爾國爾不識吾大大夫有赤心肯爾屈耶即以刀剖腹出心示之僵立而死高麗王大懼遣貢使入朝謝罪併歸真從行軍士　帝曰濮真臨難不屈忠烈可嘉追贈樂浪公謚忠烈子樂生甫數月即襁褓中封西涼侯稍長入朝為多士踏傷毋夫人以聞　帝命御用監鑄一王字牌懸冠上每入朝使人知所避避石還書曰

濮忠襄籍廬州濮忠烈籍鳳陽相去不遠豈其宗支耶乃二公俱殉節於洪武初年而剸腹剖心若出一轍日星河岳一家其有此二烈哉蓋草昧初開而奇忠迭見求之前代其可易得哉

石匱書曰自古忠義之士其死必慘必酷而每當國破家亡不少概見者猶之敲石出火而恃有薪焉以傳之也蓋忠義之根本其蘊崇必自開國而往往於勝國借其種焉我　太祖之塟余闕祠李黻是矣乃

又封閻蔭子老臣危素使守余闕廟而擴廓之妹選授王妃　太祖之待諸逋臣笵也而婚媾之矣是以草昧開天死事接踵至革除而大獲其報矣　文皇殺戮忠義草薙瓜蔓村社爲墟種子已絕矣後即有間生者芝草無根詎可視爲家種哉

石匱書卷第六十九

明　蜀人張　岱著

馬雲葉旺列傳

馬雲　高帝從征江南畧有戰功遷指揮從攻元克兗沂嶧濟汴梁河南北臨清滄直沽河西務通遂守通擊敗元將之來攻通者威望甚著而有六安人葉旺者亦以謀勇聞洪武初以龍虎上將軍奉命繇登萊渡海至遼安輯軍民遼人相率歸附遂設遼東

都司及遼左等衛命雲旺為指揮使而以吳立張良佐房暠為蓋州衛指揮其時元雖已亡反側尚多其故平章高家奴屯遼陽山故知院哈剌張屯瀋陽古城故相不花屯開元故太尉納哈出屯金山皆偪近肘腋聞雲至攻高家奴走之八年納哈出寇蓋雲戒蓋嚴命立等堅壁勿與戰納哈出至見蓋嚴不敢攻越之趨金州時金州城垣未完軍士寡少指揮韋富王勝分守諸門選精銳登城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剌

吾自恃驍勇率數百騎至城下挑戰城上發弩射之乃剌吾傷遂獲焉冨等復縱兵出擊納哈出納哈出不利引兵退去不敢徑蓋從蓋城南十里沿柞河遁歸旺策其必趣連雲島移兵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寨十餘里壘冰為城隱釘板沙中掘馬穽伏而待命老弱卷旗登兩山間候望之以砲旗為信而約雲六立旗城中四顧寂若無人者已納哈出兵至旺等候其過城南砲之老弱旗伏四起鼓聲如雷矢石雨下

納哈出倉皇北奔趨連雲過冰城馬皆折入窖遂大潰雲自城中出兵追擊至將軍山黑栗河斬獲虜人馬及凍死者甚衆旺復乘勝與良佐等遂至猪兒峪獲其人馬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事聞葉旺受上賞雲次之頃之陞雲大都督府僉事旺都督僉事雲開設遼左其守禦稱名將旺號令整肅恩威並濟與之齊名其卒也遼人多尸祝之世宗初義州衛舍餘澤等請爲雲旺立祠許之命有司歲致祭

石匱書曰雲旺之功於遼也一以殺虜為事無他奇績也而遼之人至今思之蓋害遼者虜虜靖則遼安遼安則妻子樹畜皆為遼人有嘉靖之末遼事日非思雲旺故祀雲旺若以萬曆之後言之則雖以良金寫像猶事之晚矣

石匱書卷第六十六

明　蜀人張岱著

李善長列傳

李善長定遠人　高帝始下滁善長道傍謁從　高帝郭子興館中為主文掌書記甚見親時　帝年二十七善長四十一矣　高帝威名日盛子興疑焉悉奪左右任事者置其麾下善長不從　高帝從容問善長曰四方戰鬬何時定乎對曰昔秦鹿失馭漢

高帝以布衣起沛豁達大度知能善任不嗜殺人五
稔而興今有元之政與秦同虐海內怨畔羣雄蝟奮
此亦逐鹿之秋也　王公起家與漢同符程義而動
天下不足定矣　高帝曰善漢高所用張良韓信蕭
何三傑者皆人傑也吾有徐達之武或可擬信先生
當良可乎對曰留侯意數絕人善長何敢望良若供
給餽餉使三軍之士數千里不乏不敢後何矣　帝
既總和陽兵咸名曰着子興諸部曲與　帝不咸善

長常為　帝居諸部曲間　帝城和陽使善長守之而出擊元太子禿堅副樞絆住馬民兵帥陳也先元兵乘　帝出捽寇和陽　帝趣歸築之善長已先擊元兵　帝喜曰孰謂爾屑屑握算者久之　帝東渡江消江左命將四伐皆善長飛輓轉漕給軍食自其以吳公起至有天下出征省濠汴皆留善長居守善長始為帥府都事累參知政事公為吳王以為右相國尋定官儀尚左為左相國漢吳既下率群臣奉

表勑進王即皇帝位拜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
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宣國公兼太子太師天下已平
凡大典禮大刑賞大封拜大纂錄及臣民之制百官
之服色及民田數権設科賦給卹死事者之後皆善
長裁定洪武三年大封功臣　高帝曰李善長雖不
汗馬貫札從戎行然朕起草莱提三尺率衆數千居
羣雄肘掖間未有定期善長來謁轅門傾心協謀從
渡大江東征西伐日不暇給善長獨守國轉輓給器

仗不乏撫和軍民無有訟姍比於蕭何諸臣中善長
與右丞相達功最高封善長韓國公參軍國事食祿
四千石居達上身免二死子免一死四年念久勞特
許老七年移江南民十四萬實鳳陽給牛具官監墾
荒善長為大監留鳳陽數年　上推恩擢善長弟存
義大僕丞以皇長女臨安公主歸其子祺拜駙馬都
尉公主下嫁初定婚禮婦順甚備時人榮之居一月
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糾善長自子祺尚主後憑寵

自恣　陛下病幾旬不起居祺六日不朝宣前殿不
施禮大不敬請付所司善長父子免冠請罪　上赦
之善長為人寛博有器略中意忌不能平專處僚友
多懷在上前凡事不先發時為小人覆過或時譏訶
不當罪強為對　上謂善長美奸嘗賜勅曰爾太師
善長昔當擾攘挈家倉皇謀生無所朕時師滁陽
爾迎於道朕待爾腹心用如手足朕無上智于爾〻
或小疵朕置不問遂成名世之美今無謂朕忘乎朕

報功之誠神人共知爾年雖邁精力可為何至比小吏枉功臣黄昏定擬誑辭符奏國有定律奏對不實者杖心欺者斬卿欺矣然大封有誓免爾三死今削祿千四百石爾其聽之克謹後戒庶有嘉貞順之又勅曰人臣脩身潔己静性存公言行確乎表裏端一然後匡君求善以治生民未聞符同小吏構詞飾非惟心欺誑一至于覺意在捨身受責恃頑强巧面對無知朕若懷猜嫌疑爾何生焉前勅釋爾所犯為甬

頑冥復如是告朕憫相從之久姻親之重枉法恕爾

爾其懷之先是左丞相胡惟庸故銜誠意伯基病使

毉蠱之久之事泄 上問右丞相汪廣洋廣洋爲不

知也十二年廣洋誅惟庸懼其明春惟庸子市馳馬

馬奔入輓輅中傷死惟庸即殺輓輅者 上怒命償

輓輅者命惟庸但以金帛予輓輅家 上不許惟庸

復懼壁人於家誑言所居井涌醴泉請臨視宦者雲

奇衝蹕阻駕、 上登城覘之衷甲之士伏於屏間於

是御史中丞涂節告惟庸及御史大夫陳寧反并其蠱死劉基事以善長弟存義之子佑為惟庸兄壻辭連善長若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時聚已前死上宥善長仲亨不問也而誅惟庸及存義羣臣言涂節本為惟庸謀主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亦併誅餘黨皆連坐 上自誅楊憲後專任惟庸為丞相丞相權至重諸司封事先白後以聞有不便者徑去不奏四方奔競日至丞相門武臣諛佞者多附丞相丞相家

饋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功臣惟徐達劉基最重亦惟二人知惟庸奸無所與而善長以與惟庸姻屬深相結也惟庸安遠人其舊宅井中忽生石笋數尺祖父塚有夜光惟庸益自喜而御史大夫陳寧者茶陵人其始爲小吏通經有治才從軍至金陵館軍帥家　上命諸將各言事軍帥武人不能言寧代爲書上覽稱善召見擢江南行省椽史累官御史大夫寧知蘇州烙人以趣餉　上責其酷其子孟麟亦數諫

寧：怒杖死之　上曰寧于子如此何有君父寧聞亦懼而當是時吉安侯擅自陝西乘傳以歸　上怒責之責求盗於代平凉侯使撫蘇州不任事酒色而已召還責招降韃靼無功亦被譴惟庸因陰謀誘脅二人往來交密二人過惟庸家酒酣屛左右言公等殺被譴一旦甚之奈何二人惶懼無所出惟庸因與寧謀指至省中閲天下軍馬籍令都督騕取衛士遇寶及已命進等預為腹心而復令存義陰説善長善

長驚悸曰爾何出此言族誅矣存義不敢應去之旬日惟庸復謂存義成事當盡捐淮西地王太師善長驚許既歎息起曰吾老矣悠爾之所為存義還告惟庸惟庸喜因過善長善長延入內惟庸西南坐善長東面坐屏左右款語遙見頷首而已而皆不得聞惟庸因使指揮賢下海招倭約略庫兵納倭舟中因其入貢而以為援河南人封績者故元臣來歸　上官之不受遣還鄉又不去坐謫戍邊惟庸遣封績書請

因以臣元引兵為內應蓋 上命廷錄涂節所告親
臨問之而其獄辭如此至上所下詔書第言丞相汪
廣洋御史大夫陳寧淫昏不率坐視廢興以致丞相
惟庸貪緣為奸枉法惠罪撓政誣賢而已始羣臣之
請誅吉安侯及善長也 上謂吾始識善長故吾里
中長者言多合意因為吾掌簿書贊計畫功成爵以
上功吾女與其子祺併吾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掠
於亂兵持什麥藏草間朕見呼之相從有今日此吾

微時腹心股肱以故皆不問於是復命善長爲御史
大夫二十一年肅清逆黨榜列勳臣五十七人前善
長如故又二年所善長年七十七矣耄不能飭下有
言其私鑿邑中水達淮便舟渠治第從信國公私假
衛士三百信國公怒不與京民向通惟庸法當徙邊
善長受其賍數奏請給其親　上固疑之其夏會有
星變占爲大臣災　上大殺都民之怨逆者應之善
長爲請寬曰就中亦有良民　上怒曰善長事朕二十

十九年陰陽朕意凡事皆待朕發端念或有過則可歸責於君父斯可居上公理夫道應陰陽者邪善長昔為胡黨得出原乃為不良民求情而前是永昌侯藍玉敗元兵於捕魚兒海獲封績善長庇之不奏有告之者至是下獄訊反狀收績往來私書有善長手跡監察御史復論劾善長追理胡惟庸事鞫善長家奴謙言惟庸為寧國知縣時善長薦為太常卿惟庸以黃金二十斤為壽善長送家奴子忠等四十人於

帷屏帷屏厚與金帛酬善長四二國古劍及白玉酒壺玉刻龍盤盞玉蟠桃盃仲亨家奴亦告仲亨及延安平涼南雄三侯私事羣臣奏善長等當誅　上不許復使讞皆具伏　上召善長泣涕而語以開創君臣之際善長出自殺也存義之子佑及四侯皆賜死上命禮葬善長厚卹其家爵除善長既死羣臣無敢為　上言者虞部郎中王國用上書訟冤曰臣聞君親無將臣子誅意悪莫慘于逆天下所共聲幽明之

同紏也雖然臣聞世有輕重福亦有輕重禍擇重福
者易輕禍釋重禍者薄輕福人心之或然者也竊見
太師善長與　陛下一光生畢謀智以得天下為勲
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被綺繡福莫重
焉當元之季異姓烏集超張奮霍欲如　陛下者甚
衆然卒陛下得之天也其始異姓豈得奉頭竄下哉
莫不虀粉柝折為世大悲禍莫重焉夫人之觀其子
孰與觀其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孰與侘傺萬

一者之富貴不格明甚雖至病狂必不易也善長於惟庸兄弟之子之親耳於　陛下子之親也即謂善長有病狂心欲自為臣猶未敢深理今謂其佐惟庸者萬一成事不過勳臣第一耳矣生公死王耳矣尚主納妃耳矣富貴已增加倍幸焉是重禍之所無擇而重禍之所必至者也善長年四十一從　陛下四方之事今七十餘挺解摧頹鼓舞倦矣其子又託禁掖骨肉之親夫為此者非其血氣橋暴橫動於中則

必有深讎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扶以求脫禍兩者無一焉乎居宴然忽起此端此臣所以爲善長疑者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應之豈天心與王憲哉善長已不幸失刑臣猶懇惻爲陛下明者願　陛下作戒於將來也其時大理寺少卿陳輝亦上疏如國用言　上皆不之罪

石匱書曰余論次李韓國傳而知　高皇帝之待勳臣厚也夫韓國之守管籥佐軍興也不過如酇侯已

耶其倚勢怙恩也又詐止受賈人物為請苑而不聞我　太祖繫之暴也至三杖杼而猶曰法如是為之奈何令韓國不自引決者　上竟不聞矣惜乎王廣部之跡之晚耳雖然吾不能不致恨丞相之容無如東陵故侯者也